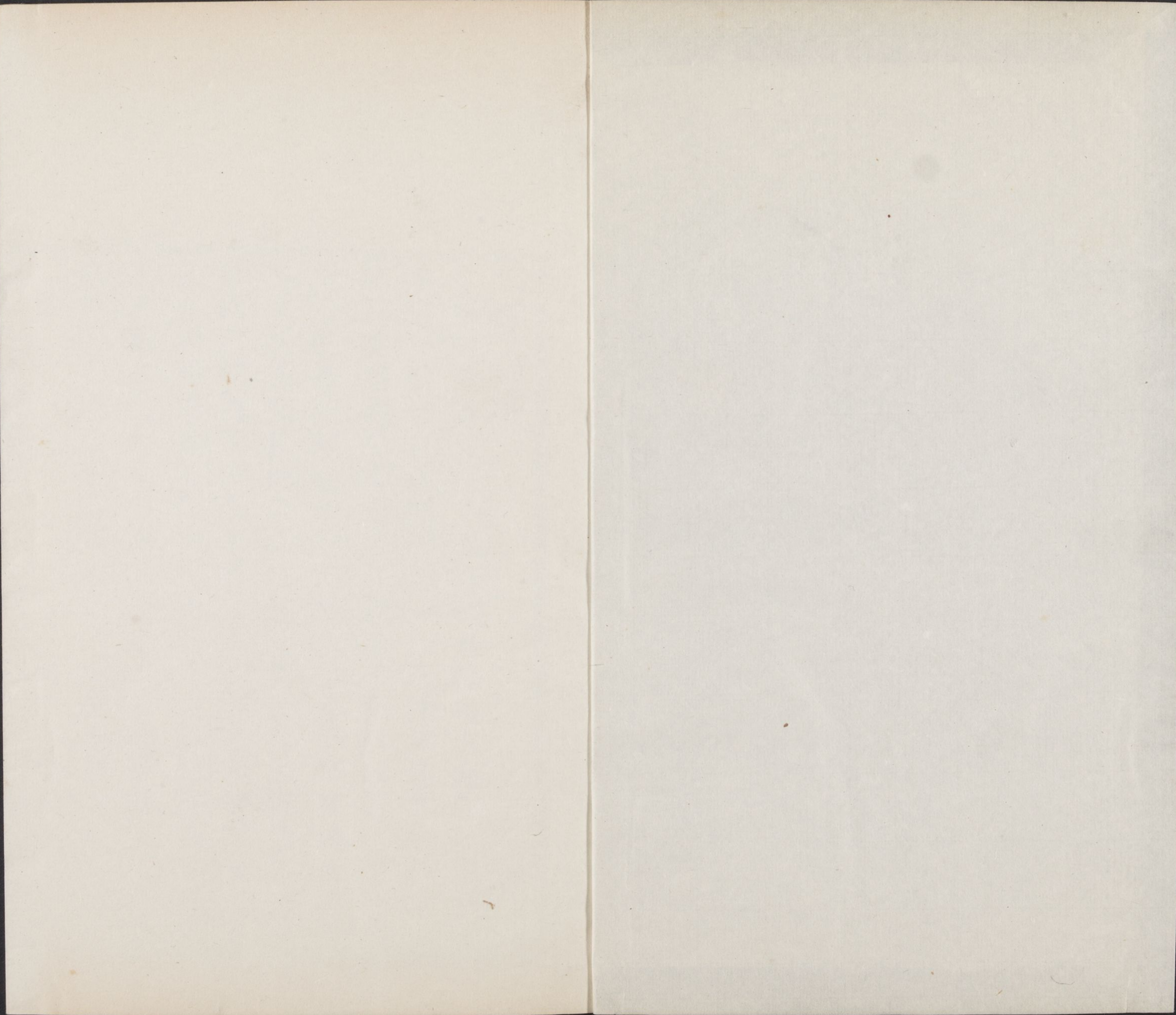


T5449 |  
~~CHL5521~~ | 1944

1  
10







淡古野其時者下無乎此非十九名之獨  
其夫其奇文佳吳夫合之為文者若取  
川以微言此則見子亦不為非也  
能不以政與矣其時文者不曰其  
下其政於善人為善也夫公明人  
淡古野其時者下無乎此非十九名之獨  
其夫其奇文佳吳夫合之為文者若取  
川以微言此則見子亦不為非也  
能不以政與矣其時文者不曰其  
下其政於善人為善也夫公明人



漑堂文集序

予論詩於當代推一人爲徵君孫豹人先  
僅宗一代一人故能獨爲一代之詩亦遂爲一代之人  
他不敢知矣亦時爲文多謙讓不自居曰吾非工此者  
用以殿吾詩耳屬予序予於徵君非第好其詩且并愛  
其文其爲文甚異夫今之爲文者也獨取徑唐人或慕  
晉魏六朝獨不肯學宋時之人或非之不知其文之可  
愛亦如其詩者正在乎此耳不見徵君之爲詩乎最喜  
學宋時之人大非之而其詩之工又奚啻其文也歟此  
徵君詩之所以異卽其文之所以異也夫

揚州汪懋麟撰





澆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張牧公得樹齋詩序 送無言歸黃山序 廣陵  
唱和詩序 阮亭詠史小樂府序 易老堂集序  
汪舟次山聞集序 送劉超宗歸深莊序并詩

卷之二

謝家無言 與和州守楊仲延 問無言疾 示  
兒燕 四首 與王阮亭 與弟實夫 復王阮亭  
寄王阮亭 寄兒燕 寄汪舟次 寄候三叔父  
書 與弟穉發實夫 與任淑源 與梁木天  
寄兒燕 與潞安太守蕭公 與王仔園 與臨



洮廣文郭懷德 與叔岳石仲昭 與王築夫

與王西樵考功 與吳野人汪舟次 與汪舟次

與陳元水 與汪舟次 與汪季角 與王幼

華 與陳元水 與馮密菴先生 復周元亮先

生 與張穉恭二首 與顧茂倫 與弟姪書 與

汪舟次 與五兄書 與王幼華 寄慰汪季角

與楊吉公 預定終制 與王幼華書 答友

與潘蜀藻 為溫立肆釀金營壆啟 為郝母

沈太夫人徵壽詩公啟 為汪封君觀瀾先生九

十歲徵詩奉賀啟 謝吳爾世惠燭炭啟 謝王

麟友惠蠨啟

卷之三

時齋記 鸛雨樓記 憑雲館記 八行廳記附

詩 有懷草堂記

卷之四

勞誨辨 書陶淵明集後 誡子文 三皇兄弟

頌 少康頌 湯頌 太公頌 施愚山先生小

像贊 楊蘭佩小像贊 范汝受真贊 賢母贊

鄒孟子母斷機圖 齊田稷子母責受賂金圖

楚子發母閉閣不見將軍圖 漢雋不疑母問

知平反為具飲食圖 吳孟仁母製禱被將賓客

圖 晉陶侃母剝薦剪髮圖 晉韋逞母坐絳幔



中講周官圖 唐柳仲郢母手和熊丸圖 唐李

景讓母掩錢圖 宋蘇易簡母受召入禁中賜冠

帔命坐圖 宋陳堯咨母杖擊金魚墮地圖 宋

歐陽修母以荻畫灰教書圖 新婚箴為汪季燦

二首

卷之五

祭妹文 祭温玄肆文 祭凌壽吾文 祭員親

家文 祭季因是先生文 祭萬太恭人文 又

代人祭萬太恭人文

澆堂文集卷之一

焦獲孫枝蔚豹人著

序

張牧公得樹齋詩序

臨洮詩人之有二張猶汝南之有德璉休璉吳郡之有

士衡士龍也乃造物善忌使牧公之兄蚤罹奇慘回頭

鶴唳傷心散絕不謂此事復見于今牧公方在弱冠卽

流離江湖間數年家產籍沒欲歸不得垂白老母日夜

泣于堂上牧公于是奔走東西負米為亟且復朝出而

夕歸惴惴然不敢忘倚門之待也同志者聞之或竊相

嘆息謂牧公既能為子弟何必讀書蓋以牧公不暇讀



書也嗚呼既免子羔喪禮之譏復伸鵲鴿急難之義子  
夏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同志之言豈盡非耶及  
禍難稍平牧公繇江南侍太夫人過維揚僦一椽暫憩  
息其下予乃得與牧公再一相見恍惚若夢中人且驚  
且涕未及坐遽問令兄康侯遺藁何在牧公曰幸禍不  
及此耳然余尙不知牧公能爲詩也未幾牧公又過江  
去相別輒復年餘蓋牧公今年纔二十一歲其疲頓舟  
車之間如此然則才雖高獨安從得學乎近日與予稍  
有過從之樂益得盡知牧公之爲人則誠好學之士也  
吾兩人酒後耳熱劇談古今來成敗得失隣墻有老生  
吹燈竊聽未嘗不驚爲聞所未聞矣論史之餘稍及詩

歌則予聞牧公之詩而驚無異于隣老生聞吾兩人之  
言而驚矣嗟乎吾知牧公誠不易盡然以牧公少年召  
雄才丈夫何所不可自見亦復用力于此後日恐益以  
此致窮吾有箴戒之耳不惟不能相箴戒且復爲評訂  
其詩句必擊節此予愛才之心出于不自己也若其詩  
如束皙補亡能使讀者與仁孝之性五言規摹少陵已  
近肉骨是何可以少年易視之今澥內知詩者十人而  
五頗異鍾譚當日卽吾言又安能欺人耶吾序其詩深  
喜吾亡友之有弟也

送無言歸黃山序

辛丑歲無言遊于廣陵且十有餘年矣然後將歸黃山



老焉於是別海內諸同學而諸同學有送之者或贈以詩或以文纍纍其詞而不止也或曰黃山之下無言先人之墳墓在焉今將歸省其祖先蓋孝子之志也或曰江海之間紛紛多事無言懲弋人之慕效飛鴻之智明哲之士不當如是耶或曰無言初出而交天下之士以爲四海之大豈無有如黃石公其人者今旣見其人則受教而退焉宜也或曰無言之歸將以云勸也詩云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徐旣亟只且爲此詩者其知道乎無言詩人也義當奉詩教以招夫同學詩者庶幾篤信好學者也或曰無言有弟若子善治生往來魚鹽之鄉可不必婚嫁畢而後效向平也則可謂樂矣或曰

登軒轅之臺如見黃帝焉或曰無言欲爲農則無田可耕今將學辟穀之術與安期羨門者遊矣嗚呼不得爲士而思爲農則志日卑不得爲農而思爲仙則志日高高與卑何其無一定之見也要之此數說者皆不過欣羨臆度之詞予終無以測無言也然予之交無言也久愛無言也尤深是安可以獨無所贈則據其所聞于古人者告之曰夫使吾友能慎交遊少作詩則雖不歸黃山可也使吾友歸山之後或不以詩歌爲戒或不絕當世聞人之交則雖歸黃山無謂也謝靈運之取禍以遊山楊惲之取禍以田彼南山之詩二事可以爲鑒也伯夷桀下惠少連魯論同稱逸民而後世如賣藥賣卜者



皆得列于隱君子之林或逃名而名在或辱身而身榮此豈可執一而論乎無言曰善敬藏之中心矣請書以補諸同學所未逮焉然如予者求歸故鄉而不可得而竊引孔子無可無不可之指以自廣其意知者曰是無可奈何而爲之者也不知者曰是欺世而盜名者也則又無言之所深哀憐者已

廣陵唱和詩序

蓋聞梁園賦客不同產而同遊鄴下詩人不殊調而殊土世雖永傳爲盛會事實難望於布衣若乃綺食雕盤誰是扶風豪士銀燈璧月忽遇東平劉生妙句擘七香之箋情人來千里之駕此則可謂萍水奇致金石古歡

者也甲辰之春八閩林茂之鄞縣陸淳古錢退山楊漁仙王正子宜興陳其年錢塘蔣別士海陵吳賓賢新安程穆倩孫無言上人梵伊皆聚于江都會海陵陸無文亦適奉兩尊人至寓於天寧蘭若之旁遂招諸君開筵春夜聯句城南調貧異茅容不敢重親輕客賢如北海亦云有酒無憂坐上交遊曾聞父母寺中鐘鼓憑報朝昏丈人安坐之時出就主人之位諸侯慢士之日彌覺君子之恭當其琴樽傾奏歌賦和諧才則如海如江情則似膠似漆諸君於是樂莫樂兮或白髮滿頭不喪丈夫之勇或齊眉在遠絕無兒女之仁各鬪七襄遂誇盈篋惟予病眼初平同日休之貪飲賦才已盡類文通之



恥吟偶爾續貂終難踴鱉

昌黎詩伊余何所擬跋鱉詎能踴

而諸君但

以勤規慵不恃敏笑鈍何圖盛德之事乃見於高才將無賞罰之權難行於兄弟耶既而無文將訪臨邛諸君復集隋苑篇章益廣梨棗須煩命予數言以爲之弁譬如不飲之人使序酒頌苦病之子使引醫書云爾

王阮亭詠史小樂府序

往時聞吾鄉李岸翁自言其近所作凡已用故實必不再見以爲快意余頗怪其言之過也詩安用以是見長爲及觀昔人于太白譏其十句九句多說婦人與酒于浩然譏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而病無材料于夢得譏其十首以後語意多重余然後有取于岸翁焉

讀阮亭王公寄示讀三國志所撰詠史小樂府三十五章乃前此集中曾未嘗備益喟然而嘆是何其體屢出而彌工思旁通而愈深也蓋才與學不可偏勝然才有盡而學無窮古之能兼擅者亦不多得惟少陵子瞻二公耳才猶山之有木木一本而已而葉與歲俱新百歲之榮無以異于一歲焉是可謂無盡矣而旦旦而伐則無牛山之美故學猶雨露之澤栽培之力也吾讀詠史之作又深喜其可以勸學焉阮亭公詩發源漢魏傍及宋元今自云效鐵崖乃似欲過于鐵崖或以余爲佞非知詩者也若鐵崖詠史亦大勝李西涯而虞山前輩之論不然嗟乎卽作者亦豈有定論乎



易老堂集序

楚中馮密菴先生可謂有仁者之壽而老而好學者也。蔚初奉教時蓋在十六年前。今先生再至邗。上年且八十矣。當時詩酒同遊之人半已化爲異物。而先生如魯靈光殿。巋然獨存。偶有贈答及手札相及。點畫必莊。見者不知其出老人手也。端坐深談。雖竟日無倦容。蔚以蒲櫛之質對松栢之姿。慚愧。幸喜交并於心。旣退之後。未嘗不與妻孥言之。以自炫耀。先生又獨愛蔚之迂拙誠實。雖與俗多迂。而與道不遠。以愛之篤也。于是忘其不可語於詩文。而凡所撰著。必出以相質。且命蔚必有以序其簡端。嗟乎。愚且懶。如蔚衆所共笑而棄之者。

先生獨折節下問。忘先達之尊。恕無知之妄。豈非長者盛德之一節乎。蔚何敢辭弗應也。序曰。夫詩與文皆言也。言以傳道。而謂道在於是。則有所不可。况今之人舍道而求賞者。乃惟是首節之工。與體態之美而已。

乎夫二者亦何難之有。鸚鵡鸚鵡之類。教之百日。能學人語矣。馬可使之舞象。可使之拜其體。未嘗不備也。奈何儼然號爲作者。而甘自比於。是必也。不得已而有言者乎。宋之不如屈也。班之不如馬也。是其大較已密菴先生登崇禎甲戌榜進士。歷任至叅憲。遭亂後遂隱居杜門。自題所居之堂曰易老堂。因以名。是集平生兢兢寡過之意。亦從可知矣。旣性好讀書。記覽無遺。而尤潛



淮寧文集 卷之二  
心於理學故其發而爲言蓋不屑求悅今人之耳目者也譬之有源之水雖一泉一壑而自有莫可遏禦之勢與夫引水爲園池者異矣有本之木雖蒼枝冷萼自有一種幽鮮之色與夫剪紙爲牡丹芍藥者異矣觀者第以是求先生之指庶幾於十得五焉若其繇先生之所學而於出處進退吉凶悔吝之故亦惟易之是求或吾意所在而於先生之言恍然遇之則十且得其七八矣不然而辨其何句句何字爲合於文選爲出於八家蔚未敢謂之知言也

汪舟次山間集序

汪子舟次年弱冠時卽善笑罵今一切爲詩文者予嘗

聞之隣寓汪湛若湛若其族人之善書者也予曰如予可得免否湛若笑應予君第自度卽可知耳然予久疑其爲狂生亦殊置不爲意後因東淘吳野人與之定交則舟次故恂恂善下人而予詩曾爲其所笑者已悔出應酬不得已久自焚棄然後知舟次不妄笑人者余三人交旣久舟次每一篇成予與野人未嘗不憚之筆鋒銛利如干將莫耶新出于冶光鋸不可逼視近且變其利者爲鈍則益不可測識矣或未達予鈍之說曰車所載重則十牛不得前舟所載重則微風不能動唐人之善用鈍者其惟少陵乎知舟次寢食于杜久矣予頻年乞食江湖當舟次遊豫章時予亦初客豐城咫尺佳君



但引領而已後復遊楚歸將再入豐城則自九江舍舟登陸以七月初旬策蹇廬山道上赤日黃塵中經過東林虎溪之勝但停鞭一憇而已舟次遊茲山詩且哀然成帙矣竊念予之爲舟次笑殆未有已時也予於宋賢詩頗服膺東坡而公廬山之作寥寥短章耳然則豈獨予不免笑耶

送劉超宗歸深莊序并詩

邑名桐子山號大龍劉生超宗之家在焉語其勝槩則湖明樹裏村住山前然而名邑衣冠遠勝桃花之峽羣農耕鑿匪同芝草之山超宗旣世居於此而樂之因榜其精舍曰深莊蓋不知其異於桃峽芝山也豈非會心

者不遠寡求者易足耶昔江淹自序惟望丹林綠水沈約作賦備書林鳥水禽然沈則已遂郊居之樂江乃但存論隱之書是知惟宅與園便闢福命超宗以母老家貧不憚筆耕舌耨與余共處中丞董公署中訓公子之至幼者二人類許衡之爲師先明小學異曾點之所處不上舞雩每當月出始成星聚於是長統論及樂志庾信誇其小園余因得熟聞深莊佳處輒恨不獲移家相就也超宗旣善說詩兼工遊藝而年過不惑尙列諸生賢若繇余不逢秦穆才如王猛未遇符堅達者雖無怨尤而旁人代爲嘆惜此亦人情之至公也而余獨願有以廣之若使超宗早遇誠遂祿養之懷然遭此亂離能



長守膝下乎昔孝穆在齊久違溫清獨孤還北不顧私親或五縣易危或方寸已亂或強依程煜之計欲立田單之功又其甚者遣使遠迎在途貽禍傳及後來猶爲下淚未知當日何以爲心然則啜菽之寔豈不愈於萬鍾耶况如所稱深莊之勝則白魚無缺青笋偏饒每遇良辰板輿可坐或逢茂樹慈烏可聽誠孝養之善地也今者束修足以供母孝經且以教人無煩五秉復給赤也豈須百斛還餉葛璩况去家無千里之遠言歸則一葦可航豈如因萊衣之不見增杜陵之嘆息者乎頗聞深莊贈言已盈篋笥然率嘆美主人之才因而傷及其遇竊察孝思非所樂聽余夙昧雕蟲之耻不無代奕之

能又逢陟岵之時因效南陔之補先以短引聊述舊聞已聞匡衡詩復見王維畫積學不逢時遊藝聊自快共惜風流人坐老深莊內滄海正橫流命舟將安屆昔在深莊日悅親惟讀書嘉客偶然至山中多野蔬甘旨苦不足筆舌代耕鋤歸路亦咫尺終朝念倚閭

吳賓賢陋軒集序

秦州之安豐場海濱斥鹵之鄉也自三百年以來前有布衣曰王良號心齋以理學聞後有布衣曰吳嘉紀字賓賢號野人以工詩聞而安豐場之人材於是乎足以稱雄於四方矣獨是賓賢詩多哀怨之辭似于顏子之箪瓢陋巷曾皙之沂水舞雩不無略相乖者然余得交



賓賢今三十年之久矣習知其爲人蓋醇厚而狷介者  
狷介則知恥醇厚則善自責善自責則恕於人其怨也  
非於人有所不平之謂也其哀也亦不過自鳴其所遇  
之窮而且以爲詩不出于誠意則不足傳也故其體如  
此今有斥人者曰汝不誠則受者必艱然怒而詩之不  
誠則往往強自託於佩玉鳴珂以爲文不必標枝野鹿  
以爲質也然乎否乎此其非是亦最易別白者矣然予  
每三復其詩又未嘗不深有慨於古法之久亡也自鄉  
舉里選廢而衡門考槃之詩作矣自井田廢而大田南  
山之詩不復有繼而詠之者矣賢如賓賢而窮如此吾  
不獨爲賓賢悲也後世有位君子有讀賓賢之詩如吾  
之悲者願無如吾之徒悲而慨然以舉行周禮爲任庶  
幾怨調罕聞而賓賢之詩有益於人之國家不旣多乎  
或曰賓賢今之處士獨無意於學顏曾與曰命不同也  
顏曾非窮人也夫旣得聖人而爲之師且其家庭亦必  
有可樂者顏淵死於顏路之前而曾皙父子間事孟子  
畧載之矣憂於國而樂於家窮於出而通於處賓賢都  
未有此也而何疑於其哀且怨乎嗟乎賓賢之哀怨乃  
其詩之誠而亦其人之所以高與

冒巢民七十一歲壽序

如臯冒巢民先生以事來郡城居半載至次年三月事  
畢將歸且是月望日爲先生覽揆之辰年七十有一矣



江都諸同人及四方士之偶遊此者同堅留之願就旅館稱觴焉先生辭不獲然亦意不忍舍諸同人遽歸也余曰先生誠不宜遽歸也今之堅留先生者非如昔之或有求於先生者也先生昔少壯時卽以文章擅譽東南交游甚盛及馬阮當國幾罹黨禍然望乃愈高是時先生年纔四十雖所交多耆宿亦豈無後來之秀願附青雲而不朽者乎其有求於先生一矣先生本貴公子又家有別墅日宴賓客其中人以比顧仲瑛之玉山草堂其知者以爲先生性好客不知者疑觀察公所留遺先生至厚而先生又徃徃解衣推食於士之貧者其有求於先生二矣今先生自作七十矢言將絕交游守寂

寞矣既遭回祿家無餘儲是柳子厚賀王叅元時也夫然後友之無求者出焉宜先生之不忍舍此遽歸也然先生意似有愀然者曰吾老矣乃尙以意外事半載居此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在未老時聞之可耳余獨舉酒賀先生曰先生出處之際天人之間其有合于易也夫易者吉凶之書也聖人教人趨吉而避凶而身不能自免於憂患然天下所以信其說者聖人憂患與人而能居易俟命無所改於其樂與人異乃其後凶亦不及然後人知聖人之不改其樂卽其吉也故信之也孔門弟子無言易者然如子夏所謂敬恭亦易之理也孟子私淑孔子其七篇中引書詩禮春秋獨不及易然所



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亦易之理也余願先生之學聖人亦無改于其樂而已且余以天道往復之數觀之而知先生昔之日賓客滿坐人視先生誠樂然憂患伏焉凶也今之焚燭示灾繼以戈矛及戶人視先生誠憂患然自此可保無他焉吉也敢以是爲先生賀時先生之子青若侍側先生顧語之曰老友豈獨知吾家事乎知吾心矣自今伊始云胡不樂

祁門三汪先生集總序

余從汪叔定季角兩君得祁門三汪先生集讀之三汪先生者環谷檠菴石西也兩君謂余曰此吾兄宗豫天如所刻其先世藏藁也予爲嘆羨久之昔黃御史滔集

至八九葉之後得賢耳孫始表見於世序其集者洪邁謝諤同稱美焉若天如復豈易及哉他日天如請予爲序謏陋如余高山之仰久矣其何敢辭夫理學文章之分途舊矣環谷檠菴能兼之而石西獨以詩傳此三先生異同之大槩也環谷生平見於其及門吳國英所撰行狀年譜然同時召修元史者如胡公翰仲申趙公汾子常行狀皆未及之子常不願仕而還仲申與環谷修史畢同賜金遣歸錢虞山謂仲申老于廣文天下但知有潛溪鮮知仲申也仲申歿後二百四十餘年吳郡朱良育叔英乃詳論之可見人與文之傳亦各有其時也環谷詩虞山所選者惟七言古詩三首向予偶見之未



嘗不驚嘆謂在長吉子瞻之間也今乃得盡見其全集  
文多於詩要皆原本經史而賦體亦不作晉魏以後語  
信乎根本豐者枝葉必茂也檠菴議論多師法朱文公  
丘瓊山而宗法一議尤於風俗有補及觀其詩純乎宋  
儒之作矣石西專工於詩者也諸體中五言古詩尤爲  
卓然然亦非無意於理學者示兩兒云賢聖雖云遐六  
經函大原德旣立元本功復探道門偶興云恒足不受  
辱過忍能乾唾雜詩云孰云無端倪元化本比隣豈以  
樂減戚尤防僞混真派則陶韋理則程朱起環谷檠菴  
而閱之有不笑相視者乎今世詞章盛而理學衰三先  
生之集旣出庶幾有見而興起者非獨汪氏之光也昔

太白詩爲唐一代領袖而王荆公獨所不取謂才高而  
識卑十首九首多說婦人與酒陸放翁謂其淺陋有索  
客之風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  
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太白  
識度尙如此詩人其可不究心聖賢之學乎三先生集  
其可寶也夫環谷諱克寬字德輔檠菴諱禔字介夫石  
西諱子祐字受夫

汪南珍屏齋詩序

新安汪氏一門何詩人之盛也予初與舟次定交蓋因  
其能詩旣復得交叔定季角其詩或如白鷺之皎然獨  
立或如駿馬之不可羈束皆未易才也予嘗與東洵吳



處士賓賢共相嘆賞謂今之汪氏殆勝於昔之汪氏昔  
伯玉司馬以文名今三君以詩名而太函之文譽之者  
半譏之者亦半今於三君則未有能譏之者也此亦可  
悟文與詩之高下惟是華實內外之分耳太函之取譏  
豈不以其過於華而得諸外與今舟次且以詩應 召  
試 闕下一旦離苜蓿之署游承明之庭預修史之選  
遇至奇矣舟次伯兄長玉氏亦頗吟咏自適篇什獨簡  
於難弟退然不以詩人自居然唐人如劉昫虛詩卽何  
得多乎其亡弟三韓有百一詩爲詩老所許惜乎未見  
其止遽同顏子之早夭也今南珍年甫弱冠持其所爲  
屏齋詩請予評定閒淡老成類久於詩者中間憂惻農

夫之辛苦其言不一而足予讀之私喜衰暮之年又得  
一畏友矣昔張橫渠教人讀三百篇之法謂詩人之情  
性溫厚平易老成不可以崎嶇求之而輔氏解之曰平  
易謂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謂憂深思遠達於人情事物  
之變觀兩先儒之論今之號爲能詩者其合與否可知  
也予去歲居京師時見有巧於仕而拙於詩亦以詩自  
許者予戲詰之曰君知今日之詩派乎亦猶吏道然可  
謂雜而多端矣其人默然視其面有赤色若南珍之於  
詩知所以自立矣其所以自立不求諸華與外者也能  
不雜者也他日齊名諸兄吾雖老矣尙能待之

郝羽吉詩序



新安郝子羽吉歿一年餘其子乾行梓其生平詩惟存七十首與其父執吳後莊遺詩合行於世或問余曰君嘗稱羽吉詩人今其詩如斯之少乎余曰猶爲過多矣蓋羽吉不獨詩人固今世隱逸之士也自少時負穎異之姿能澹於聲勢既久客江都無田產以養其母乃以魚鹽之業聊代負米將終身隱於市焉古逸民類不以詩文自曜間有所作言志而已初未嘗預計傳與否也詩國風所存如北風十畝之間衡門大率一國之中偶得一人一篇焉已耳後世則梁鴻惟有五噫及適吳思友詩焦先惟有祝衎歌董京惟有荅孫楚詩及人於其寢處所得詩二篇張志和惟有漁父詞並傳於今蓋其人之足傳實有不恃乎詩者而詩每因而傳焉若羽吉所爲詩至可存者七十首較之古人則林逋魏野之流亞也豈不過多乎况其形於篇者至性纏綿油然足以感人而一以唐人風調爲宗雕鏤纖靡之習毫無有也可不謂詩人之卓然者乎跡其生平所交遊實惟吳野人後莊湯巖夫王芻華汪長玉舟次及余數人而已而尤篤念野人貧乏時出粟與布周之故野人陋軒集中贈羽吉詩獨多觀其友亦又可以知其人矣後莊先羽吉亡十年數子之中野人與余又年皆六十以外落落晨星鬱鬱寡和因序其詩輒不自知涕泗滂沱也

詩志序



今論詩者曰夫士風騷自命幸而生於古人之後亦不幸而生於古人之後也祖習諸家采其所長如謝靈運之擬七子江淹之雜擬規矩當前取携由我斯可謂之幸矣然極盛者難爲繼博取者慮不耑鍾嶸謂源出於某體遜於某元稹謂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沾旣殘膏有志羞爲蚍蜉撼樹復取譏前輩幾於無一可焉斯又可謂之不幸矣爲此說者大抵似是而非夫十五國風各不相同並爲太史所採聖人所存二雅非一人之手不可謂吉甫家父拙於周召三須非一代之樂不可謂周拙於商魯拙於周安見古之爲幸而今之爲不幸耶自舜典云詩言志毛詩序本之

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厥後莊子有詩以道志之談孟子有以意逆志之解揚子有說志者莫辨乎詩之語三子高才絕學不耻相沿所謂聖人復起斯言不可得而易也故予網羅同時之作頗有選揀名曰詩志敢竊取其義焉文之有選自昭明始遠自周室迄乎本代流惠唐人功亦偉矣而賢如李相家無儲本才如蘓氏目爲小兒豈不因其采華而忘實以爲非志所關耶詩之有評惟劉會孟最善語簡意切東陽賞之然古來詩話孰非評論必云簡勝於繁則何如得兔忘蹄得魚忘筌爲太上也詩美碩人螭首蛾眉之類極其贊詡數語而止耳而宋玉曹植輒衍爲長賦亦不嫌其繁富于篇有之



鴻堂文集 卷之一  
評亦其類夫既棄瑕取瑜視同彼姝可也若謂善譽者  
愛多偏譬諸鑽皮出羽弊或至此要不能自知則予之  
罪亦復所不辭焉然片善必揚亦可觀過知仁後之君  
子必能諒諸

論語孟子廣義序

余餬口四方年復一年每以諸兒失學爲慮不敢如杜  
老之嘲淵明也歸坐家塾父子偶爲師弟亟考所肄業  
則自論語始論語總括五經之要書也及聽所對大抵  
拘泥朱注謂此外卽恐於舉業不利也余語之曰誤矣  
誤矣程朱豈盡當程子謂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朱注  
存其說然唐人如陸宣公替換李楚琳狀發明論語

字甚晰且確胡氏深取之以爲秦漢諸儒所不及是程  
說可不存也近日錢虞山每勸學者通經先漢而後唐  
宋又跋文中子中說云文中子序述六經爲洙泗之宗  
子有宋鉅儒自命得不傳之學禁遏之如石壓笋使不  
得出六百餘年矣余嘗聞其言而心是之方恨舉業盛  
行時鮮有可共語者不謂專心時俗之文乃出老山人  
膝下可嘆也况汝輩謂能篤信朱注抑知朱注固非無  
所根據耶因爲旁引漢唐諸家之說間亦采及近賢雜  
辨復附以隅說積久成帙命曰廣義非敢妄議紫陽自  
同蚍蜉之撼大樹聊以勸勉後人勿效癡蠅之鑽紙窗  
云爾



爲秦母劉太孺人苦節乞言引

昔栢舟之節著於國風敬姜之賢稱於孔子此後中壘於列女有傳臨川於賢媛有世說其載在史書及諸家墓誌銘者又歷歷可考纍纍乎使人歛衽而起敬者也然而中間湮沒無聞者亦復不少余竊爲太息焉豈賢婦人生世有幸不幸乎抑士大夫有文章之名者或不盡關心風化耶不然則其子或無令聞望足動當世之名公鉅卿以表揚其母故至於斯也嗚呼亦足傷矣如余邑秦母劉太孺人者生長名門爲涇陽充寰劉先生之女凝采韶歲貢章笄年能通內則孝經諸大義至於彤管女圖之學纂組綺縞之工靡不嫻習也年十七于

歸文學天錫秦公爲繼配而柔懿之德乃日以彌彰天錫爲慎齋先生長子諱甲祐恪遵父訓亦君子儒也先正冢宰溫恭毅公器其品曾以孫女許配未娶而卒公餘於邑庠有文名方將接武其家方伯中丞諸名賢太孺人相之敬事尊章外并日親操琴瑟無間於是里之人群以光鴻比之曰嬪甫六年公旋以痼疾廢時太孺人年二十三孫大孺人遺子名四符纔九歲太孺人子四採纔一歲凡公起居藥餌及閫內外事一皆莞於太孺人公賴其扶持調攝延至十年後卒太孺人旣稱未亾人視符與採無人已先後殊也里之人又群比之魏芒慈母焉然余謂芒母之賢能聞之魏安釐王以前妻



子犯令因慈母而得赦母因以有名則亦不幸而有名也何如劉太孺人禮義素明訓迪於童幼之年但有鳴鳩之愛而無救罪之名乎然拮据卒瘞天似有意過困迫之當其遇兵荒洊臻脫簪珥餬口太孺人慨然嘆曰年荒衆人之荒也學荒則吾兒之荒也兵亂衆人之亂也心亂則吾一家之亂也亟延師教子得迄于有成於是太孺人一身爲秦氏之母爲秦氏之父爲秦氏之師爲秦氏再興之主爲秦氏稽覈之督爲秦氏禦侮之臣無異王季重之所稱歷陽馬太母也于斯時也又豈獨貞節過人足重乎其艱難以教二子者四十年而後乃以壽終時年六十四符業巋成家隱居市廛四採今雖

由邑庠登太學而每以古大儒自期所交遊多賢豪長者大孺人懿德已求有誌銘足以盡之邑侯徐公又已有旌門之舉此與世之無令聞望之子以表揚其母者異矣若夫關心風化形諸歌詠以爲風雅之續此則操觚者之任也特約舉其大者敬呈諸名公先生幸勿吝珠玉咳唾以永輝泉壤且以備輶軒之采訪補史冊之不及則豈獨四符四採琬琰藏之而已

葉思菴龍性堂詩序

詩爲六經之一而今人恒易爲之何也且其失復不在易也自鍾記室作詩品謂某詩源出於某後乃又有江西詩派曰源曰派皆不過論其門戶耳夫門戶猶之面



貌也人不各有其風神氣骨與夫性情之大不同者乎  
奈何舍其內者而第求之於其外者以爲詩如是遂足  
自豪也故有信詩品之說者其失也巧者爲優孟之衣  
冠拙者爲東施之捧心矣有信詩派之說者其失也善  
者太伯逃荆蠻之鄉不善者公孫作井底之蛙矣凡此  
卽難爲之復何益焉因宋人既有西江派而近代牧齋  
錢公乃目林子羽高廷禮爲閩派斯又過矣余謂林與  
高亦自閩中健者獨惜其詩但從唐人入手耳林高而  
後如曹能始黃石齋兩公炳炳大節旣可與日月爭光  
而詩或本之國風或本之離騷要之其人千古其詩亦  
千古決無疑也閩詩其易及乎辛酉初冬余來吳門得

遇閩之三山葉思菴先生時龍性堂詩集甫梓成屬予  
爲序他日復出示詩話若干卷予把玩數日乃喟然而  
嘆曰嗟乎先生之於詩豈如今人之易爲之者乎五言  
古詩熟精文選而復出以新彩顧獨學謝不學陶及其  
規矩唐調又似昌黎復起鼻兀雄放若不知爲學謝者  
所爲蓋一體之中而變化乃爾大抵風神取諸謝氣骨  
取諸韓也詩云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  
之此之謂矣彼易爲之者何足語此及諸今體特主氣  
格似懲廷禮之專喜圓美而思補救之者惜虞山氏逝  
矣不及一見之也思菴於詩過人遠矣余論詩之旨如  
此未知可備詩話一則否也



澆堂文集卷之二

焦獲孫枝蔚豹人著

書

謝家無言

澆堂拙集。過蒙痲嗜。抄成副本。不煩小胥。深感此德。無以云喻。祇覺泰山不足仰。滄海不足測也。暇日間覽。于山之文。輒重滕王之序。所云陽都舊稿。百不一存。江陵三卷。重遭軍火。吁嗟哉。身後之名。不亦危乎。至于李韓詩文。半爲庸俗所亂。則又毒過祖龍。惡勝洪水者也。今此拙吟。既懶手抄。幾將身散。慷慨酸苦之詞。復非世所樂聞。而賢仁垂念。周至且復。急同捕亡。蔚所未慮。及便



鴻堂文集 卷之二  
已先之有同劉巧編綴東坡之集無待李賀補作會稽之歌篤交如此實足激揚頽俗豈止惠愛雕蟲援筆有謝啣珠無忘

與和州守楊仲延

昨日坐上之客今日忽已死其一矣早起桐城方退谷適召蔚同飯纔放箸痰症暴發對面人鬼可駭可嘆幸公函來一視之昔孔文舉爲北海相時四方遊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歛葬之繼此事者非公而誰耶石幼安居京師時有客於京師而死者輒棺歛之無難色彼死者固不必曾爲坐上之客而幼安又非顯官且如此也然則豈獨文舉足法也然非公則聞吾言必且大駭矣

矣

問無言疾

秋氣日深不謂尊體尙在加護每當美景清夜朋姪相從獨少吾兄共舟接席其爲漼然何可道說哉劉兄殷弟見于佐公之詩此時情緒殆欲同之也弟區區忠愛之私竊謂止消渴之疾不必莖露已風咳之災無須門冬若求藥症相對祇宜闔目靜坐淹月浹旬俗溷旣去清虛日來子夏四海之言但爲司馬而發意圓語滯久矣見譏胡氏願從此勿更守爲師說也與兄相去纔兩三坊而榻前踪跡久疎亦正不願復煩起居耳作書代方能甘進苦口否



示兒燕

初讀古書。切莫惜書。惜書之甚。必至高閣。便須動圈點。爲是看壞一本。不妨更買一本。蓋惜書是有力之家。藏書者所爲。吾貧人未遑效此也。譬如茶杯飯碗。明知是舊窰當珍惜。然貧家止有此器。將忍渴忍飢作珍藏計乎。兒當知之。

又

能道古人之失。又能不道今人之失。可謂智矣。能用古人之不得已。能不爲今人之得已。可謂仁矣。能用古人之長。又能用今人之長。可謂勇矣。吾嘗有志于三者而未逮也。

又

被裏作文。枕上觀書。此是熟境。席上賦詩。山頭馳馬。此是險事。吾生平得失之處。告爾知之。蓋作文之法。與用兵不同。與其拙速。不如工久也。

又

栽竹必待辰日。此決非嗜竹者。捕魚蝦必待亥日。決非漁翁所爲。讀書人又可知也。故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而程子釋之云。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與王阮亭

吉節未敢趨賀。非山人之無禮也。循例逐隊之後。惟恐轉勞貴駕耳。然讀先生之書。友先生之友。如日見先生。



海堂文集 卷之二  
焉形跡之間。故當無關疎密。而世士往往不知。徒爲賢者所笑。僕復何能蹈此也。昨從程穆倩處讀手札。知有布衣詩選。欲采及拙詩。感甚愧甚。旣不敢久負雅意。而春寒不解。謄寫爲苦。未免呈教遲遲。讀書人少一書記。此正如老人無杖。行人無車。雖不廢行。然色已沮矣。此中情事。想蒙察及也。謹先白謝不一。

### 與弟實夫

弟書屢到我。奈何說貧不止耶。謀貧家如謀弱國。用急着則當效諸葛之治蜀。用緩着則當效孟子之策滕。熟思兄言。貧不足憂也。然如漑堂措辦八口之法。又萬萬使人學不得。正如李廣將二千衆深入時。無論勝敗。要

### 復王阮亭

不失爲戰將。然亦可爲太息矣。言本自悼。而若自譽。弟聞之將笑我乎。抑憐我乎。

承索明四傑詩選。此書久未發印。非爲紙貴。因中間評語有未妥者。尙須改刻數板。而囊無一錢。且復置此。是以不敢更問世也。王弇州謂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行世已久。不能復秘。牧齋許其能虛心克己。不自掩護。今僕與山期共筆硯時。年纔二十七。八耳。而才又非元美比。每思此事。渙然汗下。已非一日矣。于鱗爲先生鄉前輩。若以牧齋列朝詩持論存心之法例之。定當在所推挹也。黨同



海堂文集 卷之二 四  
伐異賢者不爲公中之私。或復不免。僕將傾耳而承教矣。暫復不一。

寄王阮亭

僕風雪渡江。旅况殊苦。兼所遊之地。絕少詩人。偶有吟咏。自賞而已。寓葛仙公祠旁。寄簡程崑崙詩。有作客神仙留井處。思家縣令打春時之句。亦可想見。悶絕懷抱也。令兄先生從患難歸來。計已聚首。正如破塚而出。布帆無恙。岸上觀者。猶爲心喜。何況骨肉相聚耶。拙詩奉懷。一首書扇寄呈。幸不吝回音慰之。

寄兒燕

爾父到句容。句容令非知爾父者。肥肉大酒。相要而已。

且喜寓中無一事。行蠟梅天竺樹下。日吟詩數首。半年之逋。以十日了之。案頭禿穎。遂多吟咏之暇。便復抄書。曾聞方爾止爲我道錢虞山先生老年終日抄錄蠅頭小字。卷帙無數。此事可爲老人訓也。我半月後卽歸來。惟恐爾兄弟廢學耳。古語云。力勤十頃。能致嘉穎。願吾兒努力雪夜。毋爲因祇國丈夫所笑也。至我遊况。但問老僕能備言之。

寄汪舟次

弟二十年。不曾策蹇。及抵句容。腰膝都痛。非枸杞之類。所能濟事也。奈此間但有喜客泉。無喜客主人。遊况殊苦。惟長吟疾書。日無停晷。爲青元觀中道士所笑。何其



酷似趕考試秀才耶。新作錄成一冊呈覽。幸教之。吳野人已歸東。淘否椒觴之需。能不缺否。貧中亦有等級。東坡云。卽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是也。若弟與此老。可謂孫吳齊名矣。一笑。

寄候三叔父書

姪違教誨多年矣。緣此身蓬轉無定鄉里。郵使未易相值。遂久缺候。訊三叔。雖憐念異鄉子姪。不忍加責。然姪罪狀苦趣。竟何堪。令竹林諸君子見也。昨于五月初十日抵屯。留兄弟相見。已覺無異家鄉。引領祖父墳墓。漸在一千里之內。至于歸計。仍須少待窮人作事。大抵駑鈍如此。不論節目之大小也。佳與當能備述之。姪年未

五十。鬚白如銀。見者駭嘆。輒思三叔當四五十歲時。鬚髮曾亦早白。今以踰七望八之年。乃聞步履如飛。視澗坡如平地。奈何便敢自傷衰頹。因而頗益。努力于誦覽。庶補已往之蹉跎。自三十及今四十八歲。無一善狀可聞。叔父之前。獨此足自寬解耳。清河修築石橋。工費甚大。聞三叔毅然爲之功。成可待。較之澆竹種果。以娛晚景者。大小勞逸。懸絕矣。侄去歲同邵陽王幼華進士遊焦山。見焦仙祠。塑傅先生像。與焦仙並坐。因題傅先生一絕云。蓬萊隔水迢遙甚。四十餘年到上頭。蓋傅先生用木鑽鑽石。四十七年。石鑽透。因得道。白日飛昇。木鑽豈鑽石之物。鑽至于四十七年。雖石亦無如之何也。然



海堂文集 卷之二 五  
四十七年而得道則亦未爲太難也此事大可勸學修石橋難易何如鑽石天下事往往敗于因循安逸之人姪書此爲三叔一開笑顏且願更持此勉姪諸兄弟耳數年遠別問候稀疎及盥手作書復不暇多涉家事東坡老人與猶子遲絕句有云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若姪亦可謂久在他鄉心腸如鐵矣姪離揚州時鍾華在富安故未有書

與弟穉發實夫

兄弟久別相念不待言相聚早晚便關數命可奈何吾久離吾母膝前今在屯留咫尺故園不得與庚姪同歸速遂定省無非窮之所使兩弟當爲具陳情絲也身無

子厚之罪戾而不掃墳墓者二十餘年客真不可爲哉言之沾襟近來穀儀二小子都漸通文字此是汝八兄一椿歌手事然滿頭霜雪雙眸雲霧若欲待此輩成名亦復何益於老人耶昔人不以卽時一杯易身後名正同此意遊道將絕干請無濟及見五兄作官謹慎清廉吾又豈可過相累嗟乎求首丘殊難求首陽甚易吾平生豪曠實自取之復何尤哉兩弟其力農勤業切勿效汝八兄

與任淑源

平山分袂黯然歸城追思前會便成昔遊况濶別至今耶弟圖依手足年復一年今夏五月初十始入純留與



家五兄相見鬚鬢皓然其道旁觀者指弟爲兄幼姪動問誤認遠客于劇歡之際忽使神傷久之嘆老嗟貧最是世間不濟人而弟聞此于足下者惜百年之幾何重睽離之可念也力自里中返同家五兄捧玩手書如再聞咳唾知不日將入京謁選以足下才器自當有善地相待譬如工書巨手不愁無張芝筆左伯紙韋誕墨供其揮灑也邗上所約敢一日忘之新嫂夫人吉夢如何腰尙細如舊時否但可使立珊瑚筆架之側或搔背癢決勿令分任中饋也然他日老友如予者至暫舉纖纖烹魚亦更添風韻一笑弟將繇上黨便返涓北草堂然期尙未定家兄宦况清苦殆不可堪而純留大可銷夏

五六月間如揚州九十月天氣此地是羿射九日處疑日雖入夏無威可施亦一異聞也家兄旣開稻田復鑿煤井而租稅拖欠未完每用增憂乃鬚髮黑于其弟亦無異夏涼于秋也弟則兀坐空齋一日之間忽思妻子在江都忽思親知滿里門東西南北腹輪轉遍無有定時止堪獨自一笑引筆及此言無次第惟以抒懷幾忘却紙長幾幅白香山曾云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

與梁木天

蜀岡一別眼中遂不復得見酒狂只此那得不相念故鄉交遊中求豪宕不羈如漑堂老人者恐亦未易多得



滄堂文集  
料足下胸中亦不至便遺忘也此身已在中留相去漸  
近可多準備佳話遠追衛武以俟晤時取一笑之樂里  
中桃味正美大如碗口少年所飽享至今談之口尚流  
涎梨花釀熟不數秦郵五加皮之醇醲玉碗盛來琥珀  
光差足相擬西陽村棗長二寸許墜地卽碎多水食二  
三十枚可以飽人羊驢肉價賤秤大樂土所產最便老  
饞而弟在外之年過于重耳蘓武此真世之大愚也若  
讀書之暇與客角射爲歡馳駿馬于平原無澗谷溝渠  
之患獵罷賦詩秦女進酒健丁環列割賞兔肉以視手  
擘螯螯唇沾蝦醬而云快意適口者何如耶此樂則當  
讓足下獨爲之新婚燕爾抑或不暇及此耶上京補銓

有期否家鄉雖云樂優遊卒歲恐非廊廟之器所宜也  
貧困如弟懸望之切過于蒼生此又不待多言耳書中  
信筆亂寫隨意所及所不及者尙多獨不敢一語涉戲  
謔如昨日對面時肯報所投亦祈莊言可使緘而藏之  
永傳來者耳

寄兒燕

冒熱登陸初甚畏之及行十數日覺可無他患寒暑風  
濕果不能着勞人之身也人耽安逸豈非自取疾疢乎  
抵屯留則地無六月夜臥尙覆棉衾清涼爽快惜不與  
妻孥共之及見汝五伯父作令甚苦又使我彌念簞瓢  
之樂上黨仰瞻雲漢去天咫尺三巖之神能降冰雹屢



年災及黍麥一過太行便無此患今歲風雨調順麥得登場守土者輒以爲徼倖然租稅久逋縱復以催科得之旋卽爲彌縫奪去畏嚇與肉旁觀寒心秀才家枯坐螢窓時妄想橄欖回味若使知向後甘苦之不相償如此讀書但當無愧古人而已何苦被利達相牽作蠶自縛也吾書此非灰汝鼓舞進取之心要知富貴本無與讀書事耳吾久在外仍無救汝輩飢餒宅價未完不量力所致奈何一門出處無非苦人欲寬釋老懷惟在佳子弟耳可并示汝兩弟

與潞安太守蕭公

蔚前日幸瞻丰采實慰生平退而謨成八行廳記一篇

古詩八首四圖詩四首共手錄一卷呈上以文爲贄不自蔚始也蔚聞古人記事之文有必待其在上之命與一時同事之求而後應之者如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蘓子瞻凌虛臺記是也顧命之求之者一也而退之承邦伯王公之命叙修閣一事甚畧而特詳及于其上之政事則命之作者得此可以爲幸矣子瞻應太守陳公之求記中頗多規諷至以爲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彼求者得此豈所堪乎然則命與求而後應者必其有不得已于此者也蔚才短學陋偶發爲語言文字不及二公之萬一知不足爲名公大人之重而中心好德之私則竊謂凡所聞見苟有當于此中雖使韓



蘓二公在今日亦決無待命與求而後應之理何也非其本性之所在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是凡出于好德而有所記述者不必其才如韓蘓而後可也有待者爲不得已則無待者爲得已有待者爲私則無待者爲公後之君子或有觀蔚八行廳記者亦可不于文詞工拙之間責之矣况所記惟門內問答之詞此非因貢諛而作明甚前者承賜相見之際察其爲人當非狂妄者惟不吝郢斧爲幸方有目患字大小參差幸恕不恭

與王仔園

夜來得廁媼親之末共作情話觀張燈之樂殆十倍戲

綵乃知承歡有道固非一端歸以告豚兒輩爲人子不當如是耶然此輩愚魯雖學爲博士家語亦不能工蔚又甘心老向枯槁寂滅之場時時教之讀他書是他日斷不能得此一日之娛可知也然此老人到處行樂便視作吾家耳寧打現鐘肯又去鍊銅耶書此不獨取一笑且欲爲尊公助其開顏也晨起偶讀東坡與姪婿書忽復增感婿亦姓王名庠君家固多俊物當坡老窟嶺海時旣得罪朝廷親友多棄絕與庠相去蓋萬里而庠所得近著必遣人遠寄所云經設一篇及周勃論今雖不可得見然坡老嘆伏喜拈之至謂粲然如珠貝溢目當非妄贊也才士出于至戚問答行于天末不亦樂乎



今蔚與仔園處一城中衡宇相望而近日篇什諸友皆已見之獨不以示蔚此爲可感耳然蔚才非坡公而妄思奇文到眼亦可謂之不自量矣親戚非有大過又非甚不祥之人不當便相棄况足下志得名盛之後益須勉行古道願更以此言聞之尊公也老狂多事旣得醉飽便使故態復作此後慎無多酌我矣呵呵

與臨洮廣文郭懷德

弟飄泊蕪城幸多奇遇蒙足下傾蓋之際歡若生平痛飲細論每夜吟咏之聲徹於戶外此樂人生未易多觀也且復分鮑叔之金敝子路之裘至爲所隨廝養卒痛惡都復不恤嗟乎樂固不小苦亦至矣吾兩人窮途壯

志見之詩歌傳之後世庶當有哀憐者卽爾時酒社諸君且不可告語况責養卒輩小人乎音問久疎中心耿耿懶爲書札病同中散足下或久能諒之年祖之變在抵里後聞之驚悼不幸之幸則在天使足下早歸也臨洮一席或尙足給筆札杯酒之費廣文先生不廢吟哦足矣牧公得歸故里大是可喜事其詩才不讓難兄卽老夫且當放此人出一頭地足下與之晨夕唱酬必能有助詩格不少也附寄七言律二首聊寫中所欲言見之得母又增一番叱咤浩嘆否相見何時得便卽以數行慰我至幸至望

與叔岳石仲昭



捧潮州一紙書真如天上飛來舉室歡舞兼蒙憐愛骨肉惠金并葛雖東坡之愛王庠未聞有此也裁謝過緩非盡關疎慵長安貴客相識雖有託之寄書長恐浮沉耳蔚以處貧多憂累及鬚髯幾于皓然一翁每自念蒲柳益欽嘆老叔岳松柏之姿也然披閱來書亦頗以多病爲苦風塵鞅掌時幸爲蒼生自愛高遷伊邇鸞鳳無久困枳棘之理非敢獻諛信之以吾道耳蔚飄泊無似然努力詩詞以追古之作者頗不敢自棄歲月所堪仰副篤眷惟此而已令侄女偕隱賢名亦漸聞海內安貧有助皇天待蔚儘自不薄幸家兄已陞屯留從此或可免溝壑以無辱尊戚知應聞而解顏開襟者也二三年已

與王築夫

邗關一別忽易寒暑每念高人遠羈天末未嘗不于夢寐之餘繼以欷歔也嚮承手教相戒深切誼同骨肉甚感甚感弟近來間有吟咏聊用筆墨自娛都不敢一字示人名場風波目擊心駭自念鶉衣百結囊無一錢皇天好生安忍更加之意外也叱瞻厚道虛心兩賢砥礪何似甚羨之郎君完娶向平之願已了其一足下此行



不謂無益不必便發歸興也切囑切囑伯籲尙住湖村  
絕無入城意自得尊札後益復畏名如虎矣蕭然高寄  
弟每與相對便如對築老也奉懷拙作匆匆不及書呈  
俟續寄上不悉

與王西樵考功

先生停車邗上四方諸子來相陪侍維蔚亦得潦倒其  
間生平談笑之歡如此會者不可多得也旣而蔚有屯  
留之行一過太行土風樵魯不知詩酒唱和爲何事惟  
弟兄相對古署中差免胸懷作惡耳及歸則聞先生亦  
以半月前歸矣四方之士星飛雲散但深掩柴扉打掃  
積雪不得不轉于岑寂中討匡床火爐之趣屈指半年

中大約爲離情別緒所苦也然正坐多一番熱鬧聚會  
耳接手教具審居家之苦租吏之掃詩興自古而然先  
生亦不免耶蔚歸橐頗不薄然但能完却宅價及爲兒  
女輩製過節衣服此外仍復紛然來擾貧人矣因先生  
過相關切故具述及遊道旣絕蹙蹙靡騁計止有作幕  
客一着差可救窮而筆札之任復非所長若使妻坐米  
桶兒啼門東則又情所不堪茲敢私瀆者學道幕中或  
有缺人者若可爲地帖括積習覺稍相近此阮亭先生  
所不難齒牙得之而通書長安復不便及此意先生肯  
爲蔚切囑之乎窮援投林不暇擇木作此皇皇致足哀  
也臨紙馳切



與吳野人汪舟次

久濶面談近日所誤得何題目願一見之前月地震勢甚可畏比來遠近所傳被災之地慘不忍聞覺此方未爲大酷也若世有張平子蚤使銅龍發機矣僕欲作紀異詩尙未就兩公曾有作否僕嘗謂平子既有四愁詩可以不造候風地動儀梁父艱矣湘水深矣隴阪長矣雪霜零矣此卽是地動詩卽是發機之八龍首也蓋致動之繇也然則僕與兩公亦可竟省此題詩但不可少如四愁一類之作耳何如何如聞野人數日內將歸東淘果否歸囊中若只用詩稿填塞恐有顏見古人却無面見家人也甚慮之幸同示詳及慰我

與汪舟次

別來想念不待言至于弟遊况復不足道也但從令兄處得讀近所作西山紀遊詩五百字老來氣衰力竭之時甚望而畏之足下意何不善至此直欲兩北征二南山矣幾月不相見作此驚人伎倆真不虛却遠遊也吳野人詩格日長其意便欲多毀却從前詩弟謂却似不必也譬如舂米精粗不同要之皆是米粒粒從辛苦中得來何忍棄之若是稗子則斷不可存耳足下以爲何如弟此遊專依豐城故人當有數月淹留且復欲往潛江尋幼華若非飢來驅我滕王閣下鸚鵡洲前安得有有孫郎腳跡老態滿身性復極懶因在窮苦中使老不



得不壯懶不得不勤益信世間逆境真成就人多少好事也寄懷詩餘一闕詞不必佳聊寫相思笥中未携有扇書尾附呈一笑不宣

與陳元水

每聚玄亭頓忘宿病數日來忽患左腿疼痛寸步不能動用伯偉兄所惠膏藥亦不見速効近瞻前日投轄之處杳然如阻霄漢矣弟此間客况如嚼橄欖求回味須是有耐性人弟性既不耐所得者酸苦而已擬于二月初旬乘江水未漲便往武昌尋丘曙戒老病如此奔走不休忽念上陽堡諸君且有求老病江湖不可得者作如是觀差得便宜貧與病真無奈此頑鈍之物何也一

笑尊刻何時印成惠教石上佳篆有暇幸爲之得此不願得豐城寶劍也諸面盡

與汪舟次

數日來未審作何功課若弟自歸來至今已復彌月但終日謀食憂貧而已野人何時出門裹糧買舟當急趁江水未漲時世間除却江湖方可論仁勇登高臨深孝子所謹慈父可知既不能已于此行便須以弟意促之其新稿已僭爲評點過美玉難攻雖欲效他山之石不可得也携向潛江當有丸吞杜什金鑄賈像者不獨幼華一人知味賞音而已弟欲與彼間諸相知作書懶性未免因循須俟其臨行時奉上耳頃見季希韓云相傳



方龕山死後之第二三日蕪湖人有請乩仙者得龕山降乩題一絕句云一生詩酒作生涯死向江頭遠市譁纔到黃泉無所見閻羅仍戴舊烏紗此事甚奇非龕山決不能爲此詩也錢虞山所錄曹縣王士龍玉海詩中求如此一首不可得靈氣不散磊落如昨而妬口如某者且云此首乃大勝生前所作彼之是非雖不足據但益爲歿者傷心耳足下輓詩旦晚可成否珠玉盈紙無益泉壤而所可效于朋友者惟此物耳若并此遲緩則亦一大過也何如何如

與汪季角

遠歸同日方欣披衣叩門從此可數晨夕而有有用之身

又將束帶矣信一談一笑之難得也見示新詩數十首精進乃爾使諸同人讀之皆當氣盡况僕衰晚之年乎目昏血少漸恐廢學孔子尙以不復夢見周公爲恨僕何辭常夢見蘓李曹劉諸人耶作此自傷語可想見畏服之至也

與王幼華

別後仍入豐城又約半載方歸爲兒索婦之計茫然也萬事前定且復聽之耳親友以久濶故又值櫻桃鱒魚滿市頗荷相招老饕日日得飽食美味餽送之物間足以沾妻孥東方割肉右軍分甘與之同情舉家歡然頗堪愉快又念老病之軀幸不死于道路雖手無一錢而



身直千金緣茲婦益賢子女益孝敬但慮有道旁觀謂  
歡喜憂愁同是障礙耳向寓貴治深悉勤勞過人今日  
有司之苦無異樊籠又當流亡滿眼時而神智一毫不  
亂每與舟次蛟門諸君言之共相嘆異具此定力何事  
不成區區百里無久困天下豪傑之理願且寧心待之  
耳吳光其星緯之術果驗否若使含暉不第何以爲活  
顏回原憲利在門墻之下不利在治下也野人因未慣  
遠遊竟爾負約千里命駕旣不易學雪中僵臥亦復可  
憐願足下念之謀生多冗有言不盡

與陳元水

僕浪遊豈城久客彌年命之所在人不能強歸抵廣陵

狼狽可知然與足下聚首甚久則是生平最快意事也  
竊譬此行以爲如老衲托鉢鉢鉢無所得乃於城中得遇  
尊宿手中之鉢無日不空而此機緣不可思議以是心  
中快樂無比書之足發一笑也銷魂惟別况在老年同  
此河山便覺無異蘓李海內諸賢都不免於奔走近日  
與施愚山唐耕塢再相聚於文選樓邊愚山爲僕題小  
像有云不嫌痛飲疎豪態眼底吾曹半白頭誦之輒爲  
神傷僕遊興倦矣筆耕舌耨尙可爲活勿相憂也一兩  
年之內良友相繼凋喪殆盡然皆非飢餓死者亦多非  
衰老之年如孫介夫董文友鄒訐士皆未滿五六十歲  
人貧與老又何礙吾兩人久活耶唐人云不如高臥且



加餐多累之身高臥卽不能加餐則何可不勉鴻便草  
附數行惘然不盡

與馮密菴先生

蔚去歲客武昌數月問馮先生踪跡於當道諸君竟無  
有能知其處者因嘆昔沈東陽屢書要陶通明不至便  
爲史書美談以今觀之陶固難幾沈亦未易學也然通  
明居山日冠蓋相望於道豈有賢如沈而獨不一致慙  
懃者以此又笑三層樓上人殊不免多事矣久缺聞問  
忽遠辱端使手書具審近日起居康勝至慰至慰又荷  
厚貺拜受增愧易老堂尊刻曾蒙郎君見惠一部今得  
副本便可效鍾嶸殷璠所爲將使丹黃盈紙矣大約尊

作孤情幽韻正如對老僧譚無生之理然似不欲見近  
代于鱗子相輩也又譬之入山陰森滿路襟袂皆綠不  
可復着塵俗車馬品如此誠哉詩如其人乎古文一冊  
則尙未細讀也承命作序不敢草率兼不便稽來使俟  
再寄呈蔚數年來頗受婚嫁新米之累男女十人主僕  
共三十口身爲書生又住他縣安得不大困所以年纔  
五十有一而鬚髮無一絲黑者梧桐蚤凋蒲柳先零彼  
其生質宜然耳我實自害之豈得委咎氣血于抑鬱無  
聊中又念右軍向平豈非古來俊物乃不如陳留市上  
刀鐻民得以自繇刀鐻民年四十餘惟一女故得日以  
刀鐻所收錢與其女醉飽飽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



黃山谷謂是近于得道者蔚嘗笑謂無累卽是道然則得道者天也非人也先生以爲然乎否乎然蔚貧而不卽死亦覺胸有欄柄物不能搖或復無戾太上之旨也大道津梁面叩何日神馳可知晤郎君云不日迎養將以蕭然冰署爲趨庭之地關頭紫氣日夜望之矣新夏伏惟若時珍練不一

復周元亮先生

蔚客豐城時初聞先生事駭嘆累日旣而竊欲相賀也無君宜弔失位宜唁而敢於反用之者謂天於先生蓋將崎嶇其遇以大光文苑耳使蔚或不窮於遊海內巨公偉人亦未必尙有哀憐而記憶之者也賜雖賢乎顧

何如憲高賢且然而况下愚貧不負蔚而蔚實負貧正如腹負將軍然斯可愧也尺牘遂有三選之刻乃信辭命之才代不乏人抑世有九方歎固當遂有千里之足應之耶蔚於此事實非所長性復懶慢無堪每成一札如草三都因而舊時親友往往見棄卽于先生且復久缺書問他又可知偶存數十首應命書上東莞劉子所稱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則二家翰辭于古最富乃流傳後世何寂寥也豈非成之者易則不自愛惜而然乎蔚惟其艱難得之因輒錄存若干首復遇先生便一旦得傳布此世幸雖過於陳禰心滋慚矣耦句近所謨無幾附呈教覽昔水中有留神者貌醜



不敢出見魯班畏班之善圖物容也班拱手與語令之  
出頭及留出首班遂以脚畫地置其象於水上惟有腰  
以上蔚嘗笑此神之愚今先生乃強蔚出頭矣當奈何

與張穉恭

蔚三年拙藁共三卷呈上請教粗淺之吟止可供少陵  
之過目無勞如東坡之叅禪也雖知歲暮多冗而一覽  
易盡或復無妨應接耳肯不吝斤篋之施使泯堊膜之  
痕便爲一字之師何啻百朋之錫當今直道久廢標榜  
相尙若云得失自知何以又貴細論昔顏之推自入鄴  
後便有忤人之悔至誠其子弟必無輕議此可謂之愛  
子弟不可謂之厚朋友且彼所遇偶應如此耳願吾老

友勿相效也况吾鄉風俗頗異山東僕昔攻舉業時有  
五人社尙尚彈射病累及以文示他人謂欲攻瑕無繇  
可得而此五人者屢試輒得高等彼時有平日喜聞讚  
說至爲擊羊醜酒而後卒不利於有司者未嘗不聞之  
自悔也蓋雖彼人無自見之明實亦乏直諒之友也况  
於詩復非時文之比而榮辱不徒關目前乎僕嘗以近  
時方爾止比之辛敬之有一絕存續集二卷中蓋甚感  
其直也穉老觀此亦可以察其求教之誠矣

又

小像得邀珠玉之飾已屬光寵至於溢譽非所敢當掄  
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蓋庾子山嘗言



之矣前奉托事果爲捷足者先得之則僕之命也久寓異土旣無可灌之畦可鋤之畝供魚菽之祭兼之食指甚繁縱效織屨緯蕭亦無以相給因昧爲師之患願假筆舌聊代耕耨而謀復不遂偶成切譬用傳一笑賣藥者不可於不病之鄉今則非病者之少也特繇醫者之衆矣然而吳差山中教授成市將軍築室千里相從彼皆高賢固應得此僕德旣不逮勢復與殊雖有善爲謀如穉老者人之子弟非同鳥雀之類豈羅網所可致耶草此布謝不一

與顧茂倫

別日甚久以飄蓬無定不逢便郵未一通候於左右盛

德如足下定不見罪也向者屢蒙索及拙稿云方有驪珠集之選不謂便已成書勤作懶寫旣是夙疾亦不意過煩搜括謬採拙律四首皆見于黃心甫舊選者對之面赤而已扶輪一書縱未必速朽亦未必能遠傳然僕蓋惟恐其不速朽也若足下見地甚高自非心甫之比此書傳天下謂僕於詩所得真止此矣足下寵愛過深殆是害之也今有負販之子草衣而芒屨怡然自得走親戚之門不知愧也甚或誇示貧隣吾有草衣勝無衣也芒屨勝無屨也他日家且稍稍有餘而改業矣惟恐人或識其向之草衣芒屨者也今有蕩子焉色無美惡適意爲美而已及其一旦聞父兄之訓而知悔矣後復



經過狹邪相逢媼毋惟恐人或識其爲舊所善妓也此亦人情之必至也拙作數首見扶輪集中者皆僕方負販及爲蕩子時也今自定漑堂集久皆刪去而又爲足下表暴其短愧可知矣駟不及舌况落紙筆僕之愧悔不足論足下因愛人而不暇自愛則亦已過矣惟急削此板另搜一友之作補之庶幾於計兩得耳足下無謂我愛惜虛名太甚人有不愛名者非天下之惡人必天下之不肖人也凡人姿分所受各有不同仲宣爲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近世屠長卿亦然文賦有云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如王豈非寡尤者耶若僕於詩所師獨有杜老改罷長吟

樽酒細論數語非欺我者故每遇題到手稿必屢易或數月之後再取視之復一字不留老來慎重如此蓋亦懲往日之失也然而癖性所耽二十餘年中得詩滿二千首亦不可謂不多矣恨相去遠又無錢給傭書者無繇使足下盡見之也此身或不卽填溝壑早晚乞食來貴鄉則相見有日便當倒篋而請教也臨紙悚息不宣

與弟姪書

與十四弟別輒二年餘與十三弟別則又歲月都不可記矣朋友久濶尙復顏色入于夢寐况兄弟乎當墮地懸弧時豈知分散常如今日耶先人墳墓賴兩弟照管我卽如梁伯鸞死吳中無不可者但每讀史見古所稱



孝子多是善事奉繼母人而我久于江淮之上子職久  
曠賢母復絕無怒責之言使我愈不可爲人矣明年大  
人壽登六十決欲跪上高堂此身非如子厚子瞻被朝  
廷流放者獨自策蹇而還豈不得自繇耶可先告大人  
知之也穀兒已二十三歲尙未能完娶江左一行殊不  
濟事主人相待正如雲林山水數筆寫意而已歸來便  
坐困到今急欲渡江餬口而缺于裹糧蟄虫啟戶飢人  
閉門可嘆也時益姪當能備道之十四弟想與佳庚姪  
一處讀書吾家無作惡人當爲福祿所歸無長貧久賤  
之理惡屬陰善屬陽栽樹向陽之地自然發生不同理  
一而已然讀書人又不可有所恃譬如恃向陽者忘旱

澇恃爛熳者勤折取也願更加苦功勿負父兄懸望之  
意吾年五十二歲終日行路書卷未嘗離手此弟姪所  
知明窓淨几何可易得也念之念之

與汪舟次

僕既不工於文因久無意爲文今忽用其所短爲尊稿  
作序老不解事如此類者多矣然正欲使見者只作一  
幅尺牘視之若求有當足下意卽工文者恐復難得耳

與五兄書

枝蔚再拜省來書知有姬人之戚其父母尙未聞知念  
其隨五兄遠宦便爾奄忽可悼也然所生子已能讀書  
五兄當以此遣懷卽亡者亦可瞑目耳書至弟亦正哭



潛室文集 卷之二  
次女三七之辰此子容貌體態不惟不類短命者且似一位長享福澤夫人今纔二十八歲以產後殞矣生兩兒其長者已入小學便令其第二舅教之未知他日能酷似或復勝之但于夜中每夢母而泣聽此那不感觸老人耶今歲揚州水旱之後繼以疾疫棺價大貴尤是有錢之家多死醫人之手此輩殺人後官法不及何怪其坐車中揚揚自若耶弟家大小主僕無一人不病者幸以困乏無請醫買藥之資聽之天命竟都平復耳昔梁簡文作勸醫論而至今卒不可勸爲民上者復皆不熟周禮官不聞先王之法與醫不知古人之方又何異乎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

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爲後法之戒也五兄治屯留邑中豈少病人亦當徬其意行之此事豈不關陰德耶弟貧已極不待再述世無孔文舉誰恤鄧子然烈士者緣茲閉口人前久矣五兄遷陞消息今歲仍復杳然弟當何所恃然病時舉家不求醫聽命豈此處又不聽命乎弟無所恃豈五兄居官亦可無所恃耶可示其故前寄上汪湛若所臨古人書間有一二紙草率者近日書家絕少知復不忍輕擲之耳謹啟

與王幼華

僕甚思再遊潛江久矣潛江可不再至而知交在焉如



莫如朱如劉如郭烏得不思如莫如朱如劉如郭非因  
足下爲其父母又得與定交乎則於足下烏得不深相  
思也况思足下又不因此而以貧劇不能出門戶未知  
重會面何時惟有隨緣安命而已今歲四方多凶旱疫  
癘之灾貴治或應獨免耶以天道盈虛循環之數卜之  
旣患大水十年矣當無復被旱灾之理况至誠勤勞如  
足下而天意久不回則古聖人之言爲不足據也僕年  
踰五十貧苦日甚然於此境中頗驗氣血之未衰在禮  
五十養於鄉已預燕饗食修之典矣今僕尙終歲道路  
之間齒頰堅則不必異糗也身頗健則不必杖於家也  
爵固本無養亦何需乃今覺先王之設是禮未免過慮

而孟子云非帛不煖亦未爲至當之論矣使僕家或豐  
於財則以爲先王先賢其事其言萬不可違違之則人  
有不堪而又未必不逆慮已或處貧恐不如處富之時  
因忘其不衰而預憂其衰也今則了然自信雖再經十  
年當亦不至待杖而後行待帛而後煖也特以此相聞  
者緣足下嘗有憂僕早凋之言耳野人舟次羽吉俱無  
恙但與野人咫尺間亦復久濶耳舍弟實夫從襄陽歸  
里去貴治近特命之走謁好友骨肉足下必願見之也  
不宣

寄慰汪季角

都門相聚每讀足下詩將母作歌陟屺興嘆連篇之中



此意叠出方謂春暉正永何憂思之深也及僕先策歸轡纔入柴扉卽擬效升堂之拜則令兄以太夫人之訃聞矣使僕驚怛之至必知足下星奔而歸奮飛猶以爲緩矣乃僕僅一拜弔之後卽有泰輿之遊禮同束芻情異孺子蓋飢驅之故席不暇煖也若都如此友誰當匍匐喪者贊相孝子僕罪不容誅矣昨兒燕書至果云足下已奔喪歸而哀慟幾殆也久知至性深用相憂今特致書抑譬復恐不聽足下性同劉士湮顧僕豈能賢於阮孝緒乎雖然足下不得不聽僕也尊大人幸體健齒尊耳聰而目明聰則號聲易聞明則毀狀易覩豈可增其憂慮加其哀悼古有庾子輿者純孝之士也喪母毀

瘠因父戒以滅性乃止哭泣願足下勉效之以孝緒爲友友不能起吾母也以子輿爲師豈不得父之心乎令兄叔定體素清羸近益可慮與同聞此言察其相愛之深也

與楊吉公

昨相見長安正如風萍偶聚非意所及笑言未幾還復飄散四方旣極寥濶百年復甚迅速而吾輩踪跡若此可嘆也弟歸家十日後旋又出門昔張融狂者尙平高士一則有干祿之累一則垂入山之願皆以婚嫁故也碌碌如弟少壯時揮金如糞今之困窮奔走乃其自取跡同兩賢心實愧之矣當茲知困識悔之時若復有知



已如仁兄者當路效郝嘉賓之於戴安道近日吳幼元  
之於王百穀則弟買山有資婚嫁何難便可一意閉戶  
豈不彼此有光千古哉此妄想耳而言之不耻者感知  
遇之難再明中心之永藏也昨兒燕書至知仁兄因親  
戚之托爲謀甚忠不憚跋涉又入廣陵嗟乎使排難解  
紛之魯先生今乃但爲親戚用耶亦足慨已泰興去江  
都百四十里舟車所費甚有限而無錢買之引領悵望  
而已歲已云暮仁兄得無遽作歸計乎倘能稍待至二  
十日後再一相聚樂何如之兼身如窮頭陀亟思一晤  
護法安知窮宰官不爲之作疏募緣乎一笑如昨在京  
時所云招弟歸里釀金開館之說雖是戲談然於古有

之如南史所載吳下士人爲戴顓築室江祐徐孝嗣輩  
共爲吳苞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其門吳差山  
中學者數十百人從沈麟士聽講經各營屋宇依止其  
側此皆先得仁兄及房七衍公之心者也但愧弟高操  
實學不逮三子無能感發邑里向慕之誠耳此事即使  
得行亦等西江之水安知仁兄不更有呪地出泉之術  
耶十年以來屢得把臂都未謀及於此可知孫生往年  
窮尙有立錫地也趨候恐遲以此代面若有嗣音可付  
凡鳥不悉

預定終制

吾聞知命爲君子諱死非達人吾近年以來凡兩夢親



友祖餞遠行此非佳兆也又夢中或語言寒澁及覺而  
臂指猶半晌麻木將恐風痰症發便至不可救療是以  
預勅兒等吾氣絕後棺取蔽臭而已可用一千錢多至  
二三千錢買市上見成者吾生平所行率多度外事頗  
以古人自命汝等須以古人事父若過此數是使我不  
得爲張思光劉士深一流人也魂若有知豈無怨怒歛  
可隨身故服勿受弔勿設祭勿延僧誦經速葬勿擇日  
貴蚤親土而已亦不必擇地見近世相陰宅者多不從  
死者起見汝等若小心爲善天必相之地復何力吾家  
無墓異鄉者若親友或勸歸棺故里慎勿聽之首丘之  
說達者不爾舜爲聖人墓非耕稼之鄉伯鸞高士乃可

要離之側先人墳壠豈能不念魂氣旣無所不之吾與  
祖宗父母安知不堂堂相見於天上定謂地下相從耶  
吾此言非妄誕生無鬼氣死不應却在閻羅王側累世  
居心正直知此事斷可信也汝輩聞此亦可自勉他日  
異勿哀毀過禮吾遭遇干戈之世幸得全而歸矣豈不  
樂哉

與王幼華書

往日弟兄聚首之樂自不可數得若怨別憂亂交集於  
懷則自今伊始數年以前固猶未料及此也引領遠道  
倍增潛然潛江縣地方困窮已久加以用兵悉索敝賦  
上下何堪聞足下已荷內召入都門得脫此世有司之



累恐繼佳政者實難其人然區區之私且不暇憂彼士民先爲吾友舞蹈也僕以暮齒重遇橫流生計狼狽年甚一年楚魚無託吳燕何巢禍亂之際物尚有然况乃貧士乎久爲旅人無未可持偶遇桐城友人丁彼雲名倬者薦入董中丞署中爲公子師計無復之乃忍而就此而不知者顧爲僕榮之甚可笑也私語三兒謂爾有父執王先生者必不樂聞吾有此及兒燕來豫章修定省之禮乃捧故人書察兒頗自喜及展讀則是與燕書因其父旣爲中丞之客或欲談多有不便也書中云云果深得僕心把玩再四頓使積悶渙然然足下雖知僕不過謂倔強之性不工依人之術耳或尙未悉其苦狀

也茹苦思吐人之常情僕亦何能獨效喑默且歡欣疾痛不以相聞者必其所遇道路之人而可也若骨肉之間斷不出此足下愛僕非道義而兼骨肉者乎試備述之知必爲僕酸鼻也夫蓼蟲食苦自以爲甘徙乎葵菜焉知其必樂也昔僕居家時與諸友會談麥醴乾魚未嘗不美今則日厭腥肥未食先飽非獨不慣羊酪之味也此身放浪山水自壯及老一旦足之所履惟函丈之地席近油幕則談笑不敢戶面鈴閣則往來都絕嗟乎馬融之帳誠不足羨王儉之幕彼獨何修哉雖值重陽亦不得一登高束縛如此忽已年餘昔之學也且日窺園今之教人翻使閉戶若果教學半此則天有意厚之



耳而所教者乃惟十二三歲之兩童子譬之農且老矣而所耕者菑也二歲而爲畚三歲而爲新田四歲而始爲田古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老農夫視菑之爲田猶視河清也欲棄而他圖則妻子不悅慮無以養已也且田主亦不肯聽之蓋見其耒耜之類甚備且利而又聞於旁人共以爲此人夙昔良農也嗟乎憊已甚矣况夫時文之不足教學也韓退之以爲類於俳優之詞歐陽永叔以爲浮巧蘓源明以爲淺狹可笑而今世之文又非唐宋可比彼雖有愧於博學宏詞雖穿蠹經傳移此儷彼然猶未嘗不涉獵書史也今則所記誦不出近科數人之言視書史且爲毒藥矣僕少時求舉養親學之

頗工自遭大亂廢棄已久此足下所知也乃復以之訓彼童蒙夫教人者不能成就人才已無貴於爲師若更從而壞之於心忍乎或曰歐陽公之荅樂秀才亦云莫若順時然則何傷乎曰童子之年非樂生比也使樂生童而從學於歐陽公必知其不耑事此矣耻過作非僕其能免乎或爲僕解之曰子卽去此而他爲其師者必不能違時立教可知也而謂繇已壞之何其言之過與曰彼惟不知是壞人之術故樂而爲之無所違於心不自以爲非也若知而復爲之則不彼若也多矣僕平日猶頗志於仁者而此事固與爲惡無異豈不重可愧悼耶然以久居異邦復託高門居處執事忠信篤敬兢兢



焉日遵先師之訓非復如從前放蕩禮法之人矣則亦未可謂全無益也兩年來所得詩不滿百首孤陋寡聞是以前至此使拙集或不至覆人醬瓿則又知後世之相悲也然天方薦瘥性命不自保虛名又何足計耶相見無期惟足下努力自愛有用之身且以慰僕也

答友

曹孟德集中有謠俗詞云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似爲僕今日道也知能亮之

與潘蜀藻

有聚必有散有離必有合此恒理也顧今僕已老矣追念生平有大傷吾心者二辭故鄉三十年而未嘗得一

往返其間也與足下別二十三年矣而未知復有相從之日否也至於通問之書亦極稀疎罪其可贖乎然非無說身所寓揚州郡城爲南北通衢以爲足下或有四方之遊或應貢舉北上未有經過此而不一枉顧者又僕以飢寒之累亦非能閉戶者或得重遊貴邑或道路彼此相遇或相見親知之門亦諸侯老賓客常事都未可知且年方盛壯時志願無涯頗竊以郭林宗自比將周遊四國盡觀天下士與緣此得重一握手而不自量其非任也及今日言之始知慚赧是其心蓋以再面爲絕無難殊覺尺牘往來之爲煩而實非其罪也然亦有微罪復不敢終自隱諱向來足跡未遠所見不廣心疑



東南之美天下之寶固當無盡如足下者或亦易得耳  
乃今知不易得也荆山之璞惟有於楚連城之璧惟有  
於趙其他雖大國卽不得而有之也此則其失蓋同於  
妄信鄒衍之大九州矣昧於前而明於後將以此自贖  
足下其許我乎雖未得再見足下之面讀向所寄示徐  
充草每不忍去諸手深見足下之心矣比面倍親也世  
有憂時憫俗如斯人者而老不得居一職今日事山中  
野老固已久知之矣但當日飲美酒樂桑榆之年耳回  
首舊遊凋喪畧盡滿目惟少年輩言之而不聽者衆矣  
彼唱而我不和則以我爲驕我唱而使彼和之則彼又  
未必定和也此或老人有同悲未知足下能不以此爲

悲否也錢西頤人與詩俱古人也方龔山在日當與足  
下爲鼎足今則當爲聯璧矣時時曾一見否爲僕一致  
相思劉超宗與僕共處豫章幕中詩才頗清雋若使其  
得一舉更棄帖括其進未可量也因其暫歸之便特託  
通候左右萬惟賜答數行視等瓊瑤之報

啟

爲溫玄肆醪金營塋啟

昔聞斷竹續竹孝子作歌一死一生翟公與嘆若使掛  
劍無一坏之土埋玉無十尺之坑此亦行路所悲交遊  
可愧者也三原溫玄肆處士歿已週年貧無以塋其子  
幼樵徒步三千里泣告同人求麥舟之助嗟乎傷哉昔



洛陽書生本無姓字洞庭客子未著詩篇而王忱但重  
執手之一言卽任埋殯李白不辭負骨于萬里兼多丐  
求斯皆義重泰山名光皎日况玄肆頌酒高流讀騷名  
士西臺慟哭有謝翽之風水柱豪吟類劉父之筆溘焉  
朝露此已可傷未就首丘其誰任咎夫谷風之婦尙能  
匍匐凡民在原之禽且復急難同類然則久遲此舉不  
令二者笑人耶至于孝親者不敢輕人之親篤友者因  
而及人之友四海皆吾兄弟誰是路傍三代惟恐好名  
陰行善事世多長者何待吾言但求蚤揮囊底之金急  
返孤兒之駕無俾蚊飛六月傷及吳猛之膚雲起太行  
但指梁公之舍謹啟

爲郝母沈太夫人徵壽詩公啟

進南山之祝雖世俗之繁文勵栢舟之操誠閨門之難  
事况登堂拜母義重同人戲綵承歡情深孝子若比德  
則曹大家之風範論年則西王母之生辰而賓徒滿于  
玳筵善不彰于銀管豈不慚房社之交友致剪髻鬢愧  
陶范之淹留曾剉草薦乎某等與黃山郝子羽吉結縞  
紵之歡申雞黍之誼退而感歎如林宗之於茅容贈以  
詩篇如少陵之于孟氏顧羽吉隱于魚鹽之市每念倚  
閭遠爲江湖之遊聊勤負米推其志登山臨水不足爲  
樂讀其詩南陔白華輒復興懷此非枕授孝經宅遷仁  
里之所得歟蓋郝子之母沈太夫人者產自名族嬪于



賢夫並王謝之家風齊光鴻之隱德值茲昧旦方將宜  
雁而宜鳧撫彼藐孤便已斷機而斷杼豈自古真稀借  
老之福蓋彼蒼欲成節婦之名旣而避亂真州拔釵渡  
口識危邦之不可入免辱文姬念貨殖之不可爲耻同  
巴婦是時吾友郝子漸近志學之年而沈太夫人益忘  
未亡之苦用能延先業于不墜致家道之克昌夫敬姜  
雖賢未遭飄泊宣文多學嘗被恩榮未有全身保家以  
智成仁蓬戶荆簪與兒偕隱如今沈太夫人者也丙午  
歲某月某日爲太夫人五十初度某等特疏短述敬俟  
鴻章寡婦孤兒天旣使之得名而得壽鉅公長者我所  
望乎有德而有言謹啟

爲汪封君觀瀾先生九十歲徵詩奉賀啓

竊聞福有五尊有三並著遐齡之美商有彭周有老同  
爲歷代之光故霸似齊桓發美哉之嘆聖如孔子有仁  
者之稱至於九十望百之年復是自古迄今所少若入  
睢陽之盛會便與王渙同庚使列耆英之仙班當喚諸  
公爲弟形諸圖繪卽像神仙贈以詩歌宜誇祥瑞有如  
封君汪觀瀾先生產於新安禮義之鄉適逢南極老人  
之現維正月當下浣始懸弧而射四方茲乙卯登九齡  
願下籌而滿十屋大德必壽積善餘慶人共驚其巋然  
似靈光之稱魯殿我則愛其瑟彼宜玉瓚之注黃流已  
近衛武公之耄年勤修爾室正同楊誠齋之叔父倒誦



黃庭

楊萬里壽叔父詩漆溪居士登九齡朱頰綠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玉杖倒誦上帝黃庭經

况

復家訓最嚴長遵顏氏衣裳獨古不效蜉蝣當其教子頗笑堆金及乎擇交惟求攻玉乃今兒如雙鳳各上梧桐翁學潛龍老於田野當天子就室而問之歲看老萊斑衣而戲之時斯可謂詩禮收功桑榆助暖者也于是范欽阿士孔愛陳羣或緣梓而益重橋遂因兒而還拜父尊之至也樂莫大焉竊因蔚也平日之所聞轉嘆先生得天之獨厚榮公帶索未免飢寒陶詩九十行帶伏索飢寒况當年伏生授書曾無男子雖有聞於後代並無福於當年孰似龍駒能娛鶴笑凡是登堂之客可無介壽之章好賢當如緇衣况具秉彝之性作頌須同吉甫庶幾君子之言

謝吳爾世惠燭炭啟

夜闌秉燭頻登君子之堂匡床火爐久識高人之意往來為幸賚予何多蓋念僕貧謝夜遊寒令身曲鑿匡衡之壁但借隣光號韓愈之兒誰言冬暖因而照分甘茂績合徐吾寶類辟寒温如吹律從此鄭國賢婦不妨坐待鷄鳴幽地寒農何勞熏及鼠穴

謝王麟友惠蟹啟

紅菱入市黃菊滿園不持雙螯虛逢九月竊嘗嗜其味因憫其遭享其功兼察其過形模取笑類健者之遇美人束縛堪憐似淮陰之遭武士然而橫行之罪既所當誅無腸之名亦又可愧僕久為多病之身難果老饕之



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腹方恨好同畢卓奈左手之常空何知惠等皮君題形  
容而見寄三月肉味非關在齊能忘千里尊羹未信雲  
問善對謹啟



賀監乞鑿湖

計

乞

賀監真狂客家山已早曰平湖曾舊在朗鑿亦相依結念船乘穩  
心鏡在圍錫書丹且玉鄉夢白鷗飛官海情防險煙波念不  
遑遠竟臺自將笑向道士已身忘机醉裡尋仙侶向中宵釣  
机城南初字在一曲誌芳菲



